

北海文史

第十二辑

## 闻人聚焦

书缘

黄家裕

书之于我，独有情钟，人生无聊，觉其岁月漫长；与书结缘，似觉人生太匆，有憾人生岁月之短。屈指我生与书结缘，大抵有五款可言。

### 甲、藏书——

余藏书之始，起于少年，时家有《唐诗三百首》一册，闻父吟而喜之，视之为宝，不惜与人为读，藏于密处，不许人知，此乃我“藏书”之初萌。进入中学（我无小学历程），便起藏书之好，将每年用完之课本包封保存，一作学历之见证，又可作日后所需资料提供方便。故不愿其散失而保留使用。步入大学，书缘更深，校中书店是我课余必逗之地，更有藏书浩如烟海之图书馆怒放心花，一室室，一架架之书籍有序不乱放置其间，步入其中便觉心旷神怡，此乃促我痴书之媒体也，于是修整一简陋书架置于床头，将课本和借来之书置于架上，竟令同窗赞而效之。顷使寝室书香飘，雅气扬，成一时之佳话。大学业终，步离校门，踏上人生旅程从教生涯由此始。收入渐丰，然生性鄙奢，自幼养成学为勤用为俭之性，余钱不喜随作他用，倘逢所爱的有价之书，则不惜余资追购，购得为乐。“文革”曾掀起焚书缴书浪潮，所缴之书弃之废物销售，我借机至废物店拣购，以斤为价，平如粪土，其中不少乃我多年梦中所寻之册，如今为我珍藏的《白香词谱》便是当时于废物堆拣出的死里逃生之物，此书助我填词，竟成我“无声世上师”矣。随岁月之逝，藏书渐富，搜罗渐广，册籍盈室，有几千册之多。既是精神财富，亦是精神伴侣，退休后之良师益友也。

### 乙、购书——

腰缠万贯之富婆向以购珠宝玩物为其之乐，有识之士则以购书藉图册为人生之大快。我之所藏来于购非孔乙己之偷，虽人赠有之，然毕竟为微。购书于我乃人生之一快，每逢闲暇或旅差于外，必往书堆寻我之所爱，合我意者，纵

仅供阅读 请勿侵权

使价昂亦不惜倾囊购之。故每次旅返必购书一大包，致使书费多于车费。放下行李，便至书房，将所购新书一一包装，防止其污、其旧、其损。于书脊上写上书名，作者姓名，盖上我的藏书章，写上购书年月日，然后分门别类放上书架归档(我之书架标明藏书别类，如诗词一架，小说一架云云)，这一整理过程亦是一享乐过程，此时心情如于大海中捞回一大批沉船中宝贝，整理鉴赏以便珍藏，为此而已，此是我购书所感之乐也。

### 丙、读书——

有云：养兵千日，用于一时。书亦类兵，购(藏)书万册，用于一生。书乎，购之而藏，意在列读，读而有得，得后活用，用之有果，才不辜负汝购、汝藏、汝读所付之功。有人虽藏书富逾万卷，书房威煌，常呼朋啸友至其书房一一介绍所藏为珍为稀，俨然我某某之藏为市列之冠。然其藏之的，只是装装门面，附庸风雅。知否，不读不用，价之何在？人之学知，取决其读，非决于其藏，藏之为丰，钱之作怪，非才之所然，有人美其藏富，我却美之才博。诚然，书逾千万，不可本本过目详读。汝可不知每本的详细内容是什么，但汝不能不知所藏每本书之所写内容是什么？有何价值？否则汝藏何用？虽说“开卷有益”，但书需选汝所需之读才见“有益”，盲读未见有益也。我之所读，据我之所好择书而读。我所好之书，类归四种：诗词类、杂文类、随笔类、四大古典小说类(尤喜读《三国演义》)。故我购我藏多是几大类书，读法有精读与粗读之别。新购之书，先知作者乃谁？后读其序，知其所言者是什么，再看其目录，有何精彩之章节，若合需要即购即读，是全本读或选章选节读全由所好与所需而定，此乃精读也；若不，看完序言与目录，知书之内容轮廓后，归档架上，往后写作需有关资料再找出其用，此乃粗读也。

我向抱爱书如爱师之态待书，有诗云：半尺身躯满腹知，不衣不食总相宜，学生有价非金买，却是无声世上师。我将书喻为“无声之师”是出自我肺腑之言。我得之书教不浅，得之书益不薄，我性嗜诗词，吟诗咏词乃我平生之所好，有闲便开唐诗，宋词之卷，乃益匪浅。受名句之启发，新味向心头久甜不退。躺在卧床，偶有灵感而来得一好句，立即腾身而起如受鬼打一般将得句写上日记本上，待翌日补上他句成律或成绝。数十年来已成习惯，有感即写，不使其流，否则日后无影无踪，为此而已！将几十年所写诗词结集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

版《半壁庐吟韵》，此外93年还有《半壁庐杂文随笔》出版(漓江出版社)，尚有5本书稿出版。读书贵在用，“用”有多种，写作成书是用的高层，非一般人能为，能为者读之有大效也。

读书予人生三“有”：有益、有用、有趣。不读诗书眼短、口浊、耳塞、心窄、腹空、胆狂。眼短，看不透事物本质；口浊，谈吐粗野无雅；耳塞，人言事物妙谛真理不明，有如耳边风之感；心窄，胸怀窄，无容人之量；腹空即腹空无量，形同草色；胆狂，无法律制约观念，胆大妄为，无法无天。可见不读书形成之愚昧凶残甚于洪水猛兽。饱读之人，无此上劣，谦谦君子，有献社稷，岂不是读书予人之益之用之趣么？然读书之忌在眼读，非心读脑读。读而不思，过眼云烟之读法也，谓之眼读，读之忌。有云：书妙于无字处，话妙在弦外音，故有读书读无字处，听话听弦外音”，之做言流传。心读，脑读便是搜寻无字处之妙，弦外音之高。书贵含蓄，含蓄处即无字处也。能品味出无字处之妙，且能用之，方称开卷有益，否则是眼读之白劳，曰：书呆子也。

#### 丁、写书——

写作是我人生爱好与习惯之统一，成为生活之自然，可说一日不能无此“为”。在教之时，凡属假日，必于书房伏案笔耕，每天准时6点起床，洗漱之后，写作一小时，至7时上班。退休后我生活实而无虚，应谢成我生活伴侣的“一读二写”。皆因勤写之功，我曾先后有两本著作出版发行(见上)，尚有完稿待出版的《半壁庐闲话》、《诗林札樵》、《需要学》、《读三国演义随笔谈》等几十万待字闺中。自觉心血之成，收成不歉有倍加珍惜之感。我以为人退休后，忌在生活无职空虚，眼不读书报而闲，耳不闻窗外事而闲，足不出门半步而闲，口不与友倾谈而闲，心不思如何充实退休生活而闲，手不作举手之劳而闲云云，不利身心之康健。我很欣赏德国拉马克的动物器官循“用进废退”嬗变之说，脑乃人之重要器官，亦遵循这一规律，用则进，废则退，用脑写作利于健康，又留点东西与后世，确是一箭双雕之妙。至于教书，矻矻穷年，达三十五载之久，酸甜苦辣尽在其中，此略。

上之所列是我“五书”的庐山真面。五书中唯“读”至上。不该作“万般皆下品”之贬，但作“唯有读书高”之观大抵不谬。读书不高，谁者为高呢？书是人类灵魂之上帝！劝君多读几本书有益无害，不以为“刘项原来不读书”是放

之四海而皆准之真理，此只不过是章碣诗讽秦皇笔法之所需，不要诬告章氏于此贩卖“读书无用论”之劣行，为此而已。

仅供阅读